

掩卷·编著

行当版

时光是
一纸流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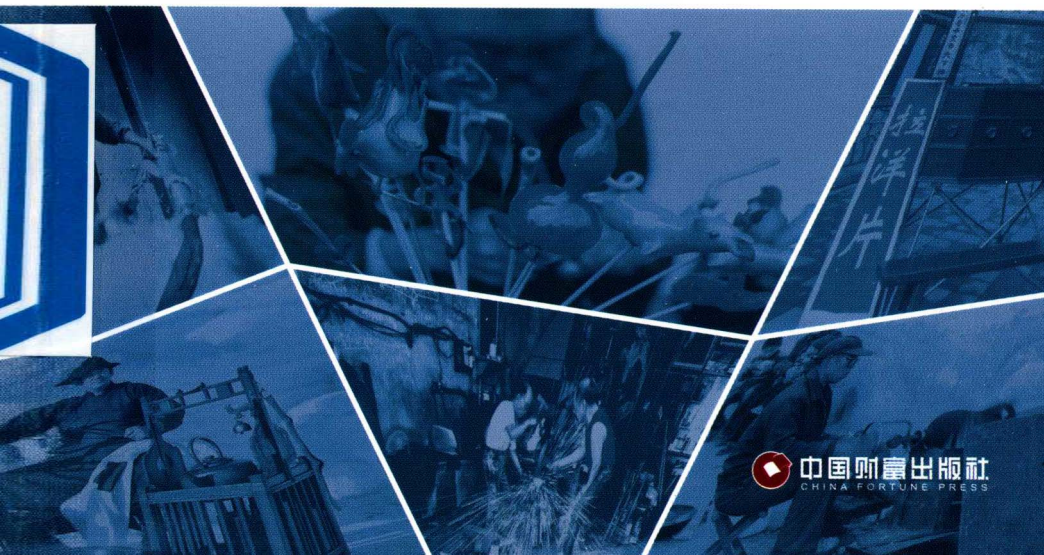
怀旧
书系

时代在变，生活方式也在随之改变，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三百六十行”

本书中涉及的这些老行当，当代的很多人还会有了解和记忆

不过，它们和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已经渐行渐远了

对于很多年轻的读者，已是传说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时光是
一纸流砂

行当版

怀旧
书系

掩卷·编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是一纸流砂：行当版 / 掩卷编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 11

(怀旧书系)

ISBN 978 - 7 - 5047 - 4872 - 0

I. ①时… II. ①掩… III. ①职业—介绍—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0374 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校对 梁 凡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4872 - 0/G · 0565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6.375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4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1. 弹花匠	1		
2. 补锅匠	4		
3. 修钢笔	6		
4. 小人书出租	8		
5. 送蜂窝煤	10	12. 收荒匠	24
6. 卖凉开水	12	13. 流动照相	26
7. 车把式	14	14. 打铁铺	28
8. 剃头挑子	16	15. 流动爆米花	30
9. 接生婆	18	16. 巫婆神汉	32
10. 缝穷	20	17. 卖耗子药	34
11. 翻瓦匠	22	18. 电话总机	36
		19. 乡村广播员	38
		20. 裁缝	40
		21. 修伞匠	42
		22. 代写书信	44
		23. 磨刀匠	46
		24. 补鞋匠	48
		25. 乡村说书人	50
		26. 马帮人	52
		27. 染坊工	54
		28. 辊工	56
		29. 担担面	58
		30. 算命先生	60
		31. 哭丧婆	62
		32. 雕花匠	64
		33. 卖跌打药	66



34. 写店招	68		
35. 打井人	70		
36. 打石匠	72		
37. 铜匠	74		
38. 漆匠	76	45. 捏面人	90
39. 制秤匠	78	46. 吹糖人	92
40. 船匠	80	47. 首饰匠	94
41. 篾匠	82	48. 掏粪工	96
42. 货郎	84	49. 手工制陶	98
43. 烧炭工	86	50. 翻砂匠	100
44. 蓑衣匠	88	51. 杀猪匠	102
		52. 卖麦芽糖	104
		53. 修脚工	106
		54. 打更守夜	108
		55. 吊酒师	110
		56. 榨匠	112
		57. 拉洋片	114
		58. 绣花师	116
		59. 装裱匠	118
		60. 江湖郎中	120
		61. 守墓人	122
		62. 造土纸师	124
		63. 媒婆	126
		64. 油印工	128
		65. 流动烟贩	130
		66. 吹鼓手	132



67. 制绳匠	134		
68. 房子匠	136		
69. 烧盐匠	138		
70. 石印工	140		
71. 篆刻印章	142	78. 包皮蛋	155
72. 卖豆花	144	79. 烧石灰	157
73. 看风水	146	80. 放皮影戏	159
74. 采耳师	148	81. 制毛笔	161
75. 开武馆	149	82. 纤夫	163
76. 铅印工	151	83. 做糖葫芦	165
77. 奶妈	153	84. 做油纸伞	167
		85. 背夫	169
		86. 猎户	171
		87. 拉板车	173
		88. 麦客	175
		89. 帮人洗衣服	177
		90. 泥瓦匠	179
		91. 杂耍	181
		92. 抬滑竿	183
		93. 摆残棋	185
		94. 草编	187
		95. 卖碎石	189
		96. 摆渡人	191
		97. 箍桶匠	193
		98. 制线香	195
		99. 带路人	197



1. 弹花匠

“弹棉花啊弹棉花，半斤弹出八两八，旧棉花弹出新棉花，弹好了棉花姑娘要出嫁……”

幼时，弹花匠是较常见的一类艺人，每年里当洁白的棉花盛开的时候，陪伴棉花的除了那清清的冷露，就是弹花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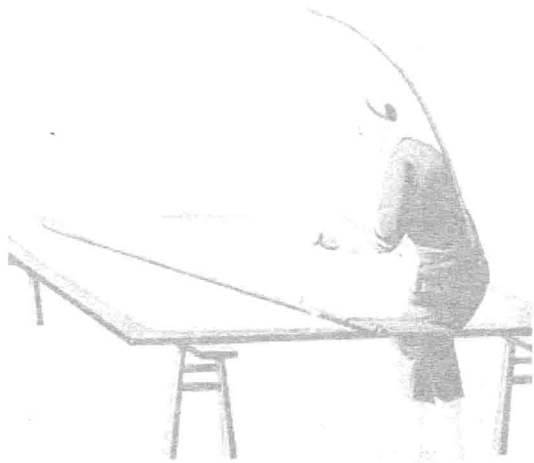
或村间，或乡镇，秋冬之际衣被要增减了，弹花匠就开始从墙上取下绷弓，走进人群中，开始了自己的“弓弦”生涯。

弹花匠的行头一般是身挎大木弓，腰间别着木捶、铲头，后背背着木制圆盘。若在乡村，他们则会走村串户地吆喝“弹——棉——花——嘞”；若在城镇，则由需要的居民把棉花送至他们的作坊进行加工。

活儿上门后，弹花匠也就开始工作了。他们一般是两人合作，主次分明，或面对着面，或分

两侧由外向内挨着。弹时，一人斜挎着的弯弓，就好似是一把竖琴，手中握着

“手雷”状的大木棒槌，另一人提着“盾牌”状、光洁厚重的圆木墩，乍一看，好似一对背弓持盾出征的将士。背弓者一边拨得粗牛筋弦“当、当、当”



响，一边喊着自己心仪的口号。

接到旧棉花、棉絮后，弹花匠则会先戴上口罩，再用手将那又脏又板实的旧絮，一块一块撕下来，然后，再用铁梳进行梳理。之后，再将这些梳理后的棉花，铺在竹篾床上，经过“弹”的工艺对其进行翻新。

弹时，一人从后腰支出一片厚竹板，高高地从自己头上方引下一个钩，挂住大弓的中脊，左手握住弓的一头，右手握“手雷”恒力地敲击牛筋弦，借牛筋爆发的张力去撕、崩旧棉絮。沉闷的声响，清脆的音韵此起彼伏，交织出一首不很协调的单弦独奏。

为使每个角落的旧棉絮均被震开、弹散，弹花匠忽而弓下腿，忽而绷直腰，一丝不苟、不紧不慢地敲击着牛筋，凭借击打弓弦翻来覆去地把棉絮崩开震散，直至把死板的旧棉絮弹得棉花糖般松泡，再用手将泡花调成厚薄均匀的棉被形状，方取下大弯弓，摘去口罩，然后喝口水，取了“盾牌”，将泡棉均匀压实，一床棉絮就弹好了。

接下来往棉上网线，这就有些让人叫绝了。但见二人各立桌子一端，一人手握一大卷细线，头也不抬地用双手将线头分开，另一人在大桌那端用手中的“钓鱼竿”往对面人脸前一挑，两股线就勾了过来，两人同时将线对应应在棉絮上，“叭”的一声按断，接着又挑线、压线、掐线，谁也不抬头。一挑一送丝毫不差，宽处铺完，越往两头速度就越快，你再不用担心竹竿会不会碰了对方的鼻子伤了脸，会不会虚晃一竿钩不到线。有经验的弹花匠还会用各种颜色的线在棉上拼图形。如果是结婚用的，那中间一定有个大大的“囍”字，四角还会拼上四个小喜字。除此之外，他们还根据人们的喜好，做成喜鹊、蝴蝶、六耳结等，总之很吉祥喜庆。

不一会儿，经纬交织的线网就罩好了。他们也不歇息，紧接着又铺



开下一床……

以前，弹花匠手工翻新一床旧棉絮，一般要五六个小时，熟练的弹花匠一天只能做三床。而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品种繁多、色彩斑斓的蚕丝被、羽绒被慢慢占了主流，手工弹棉又被机械操作取代，木槌捶击弹弓那奏乐般的声音则渐渐成了历史的袅袅余音。

2. 补锅匠

补锅匠是个非常古老的行当，相传黄帝时期，人类便有了锅釜，但真正出现修补铁锅的补锅匠，还是到铁器出现以后的事，至今也有两千多年历史。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有补锅匠挑着担子游走于乡间街头。

“补锅——嘞——铜碗唷……”

补锅匠的吆喝声不仅抑扬顿挫，而且还颇具地方特色。因为补锅匠来自不同的地方，吆喝的腔调和说话的口音都各不相同。补锅匠挑着担子走村串巷，会先吆喝上一阵子，然后才找一个宽敞的地方作为补锅的场地。他们挑的担子一头是木制的手拉或脚踩的风箱，另一头则是炉子和补锅用的材料。

旧时，补锅也是有行规的，不守行规就会引起争斗。听老一辈人讲其中的行规大概有：补锅匠只能住公众地方，如破庙、祠堂、檐阶等，不住在别人家里；他们一般睡地上，不能睡床板，睡地上也只能用谷草、麦草、草席铺地，不用木板，认为用木板在地面睡觉不利气（因死人多用木板摊尸）；还有进村补锅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后到者除非征得先到者的同意，否则应主动离开，绝不能抢饭碗。

补锅匠有的是一个人，有的会带着徒弟，有徒弟的就叫徒弟走村串巷兜生意，师傅则在原地生火开炉。有时还会把收集到要补或补好要送回去的铁锅顶在头上吆喝。

早期补锅是用钉子冷补，补锅匠会先在地上立一根铁杆，将需要补



钉的铁锅翻转扣在铁杆上，顶在裂缝处，再用铁锤在锅底外轻轻敲打，破出一个绿豆大的小眼就可以穿钉了。

钉脚比较细软，在穿钉前，先在钉帽下抹一点黄泥，俗称“金木水火土，离不得泥巴补”。钉脚从锅内向锅外穿出，其外再套一片“眼皮”，如螺垫，再将钉脚钳弯，盘扭至紧贴锅底，再用钉锤打贴实，这就补好了一颗钉。



到了民国初年，才开始有热补锅。补锅匠烧红炉，先要熔一杯生铁水备

用。同样需要在裂缝处敲眼，以便铁水能注入。烧铁水时，锅口面向上，锅底向下。一手握一把泥沙，一手执勺浇注铁水，同时执勺之手的食指和中指间要夹一根用旧布卷起的抹布（浸湿的），握泥沙的手紧贴，对准锅眼浇一滴铁水，立即用抹布向前抹一下，铁水就展成一个长的铁疤，依次补起，然后再用砂石打磨光滑。

补锅匠补锅的手艺再好，补的铁疤在原先光滑平整的锅面上总会留下疙瘩，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特别是炒菜时要用到铲子翻炒，很可能会把铁疤铲起，造成锅漏水。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铝锅、不锈钢锅普遍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使用铁锅的人大大减少，并且买一口铁锅也花不了多少钱，即便坏了，也就扔了，不会再想着拿去修补，因此，补铁锅的生意也就日渐衰落了，原先的补锅匠也就再难觅踪影。

3. 修钢笔

修钢笔，是一门听起来比较文雅的老行当。事实也确实如此，钢笔曾经是我们最普及、最实用的书写工具，但现如今，钢笔的身影以及修钢笔这个老行当，却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虽然每一样事物都有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钢笔与修钢笔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一瞬，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却是一段很深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人们使用的钢笔大多都是舶来品，以派克金笔居多。那个年代，能拥有一支派克金笔，是一种时尚和身份的象征。派克金笔手感极有分量，笔尖的顶部有一点点黄金，字迹圆润，书写起来极其流畅。但使用久了，磨损很大，就要找修钢笔的师傅镶金。



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钢笔开始普及，成为了学生和公职人员的日常用品。但那个时候，买一支好一点的钢笔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一支钢笔一般都要用上很多年。但是钢笔使用时间一长，笔尖等部位会出现磨损，也一样得找修钢笔的师傅修理。

当时一个当街的修钢笔铺，从早到晚每天要修几十支。那时的钢笔档次高的有派克、金星，



中档的有英雄、永生等品牌，学生一般都用一元钱以下的低档钢笔。那时候人们常常在上衣口袋插一两支钢笔，显得既体面又有内涵。在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说法：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插两支的是大学生，插三支以上的肯定是修钢笔的师傅。

一般修钢笔的师傅岁数都挺大的，花白的头发，手上和身上似乎总有洗不掉的墨渍，鼻梁上架着一副怪怪的黑框眼镜，像雕塑一样枯坐在小凳子上，眼光直直地盯着手心里那小小的笔尖。他的身边是一个打开的箱子，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箱子被分成了一格一格，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零件。

修钢笔大都“立等可取”，笔帽坏了换笔帽，皮囊漏了换皮囊，若是笔身劈了，就用细细的铁丝打箍。修笔师傅的水平，体现在修笔尖上。用钢笔主要是用笔尖，经验丰富的师傅修笔尖靠的是手感，指头稍一用劲儿就能准确判断出笔尖有什么毛病，在用小锤敲或小钳夹的时候也必须恰到好处，用力大一点点就有可能把笔尖给毁了。修好后，师傅会用水把笔胆洗净，然后蘸了墨水，让顾客在纸上画画、写写。感觉不满意，再重新拆下笔尖打磨，直到满意为止。

修钢笔的利润比较低，一来钢笔的价格大多便宜，二来使用者多是莘莘学子，故而修钢笔一直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修钢笔的师傅也是仅凭此手艺糊口而已。后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写字的人越来越少，用钢笔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钢笔灌墨水麻烦且易损坏，人们更喜欢用方便廉价的签字笔来写字了。就算有使用钢笔的，用坏后大都会直接买新钢笔，而再也不愿花时间去修了。钢笔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修钢笔也成了渐渐离我们远去的老行当，只存于我们的记忆中了。

4. 小人书出租

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孩子们来说，在假期能租一些小人书来阅读，是一件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还都比较匮乏，不要说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了，就是有台收音机也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孩子们的假期作业也不像今天那么多，更没有家长让孩子去补习或者培养课外兴趣，因此孩子们的假期，大都会去小人书铺租借小人书打发时光，寻找乐趣。

小人书，也叫连环画或连环图画，是很古老的一种艺术形式，现在发现最早的连环画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故事画。清末时石版印刷发达，连环画多起来，如上海出的“点石斋”画报，艺术已经相当纯熟了。20 世纪 20 年代受到有声电影的影响，连环画中的人物也开始“开口”说话——人物口里像吐出块云彩，说的话就印在里面。这种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大受青睐，特别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小人书发展进入高潮时期。

那时，家家户户，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儿都爱看小人书，出租小人书便成了一种行业，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小城镇，差不多都有小人书出租屋、出租摊。书贩一般把小人书的封面彩图揭下来，然后将许多彩色封面集中起来挂在摊点附近招徕读者；屋里或摊边放了几条长长的木板或小凳子给顾客坐着看。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出租屋里、小书摊边，坐着很多孩子乃至大人，一人一本小人书埋头瞪目，心迷而神往。

有的地方还有一种流动的小人书出租。每至夜幕下垂，书贩便推着一辆手推式租书车，推着满满一车小人书，沿街吆喝，呼唤看客。逢到



人来，就把车子推到路灯下，以便人们借着灯光挑书。男女老少各抓一本在手，看完便与旁人交换。这就好比是那个时代“手中的电视”了。

那时候，一分钱可以租一本现场看，若要带回家，则需要多交一部分钱作为押金。而那时候百姓生活并不富裕，难得有人多花钱带回家的，一般都是在摊点看完再走。

小人书图文并茂，故事内容就摆明在眼前，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可以根据画面人物的身体语言猜出个大概。当时的小人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古典文学，如《列国》《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聊斋》等，一部古典文学可有三五十册小人书，一本接一本，连续出版；另一类是武侠故事、民间传说，情节比较荒诞。在没有电视的时代，捧一本巴掌大小、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津津有味地看着，也不失为一大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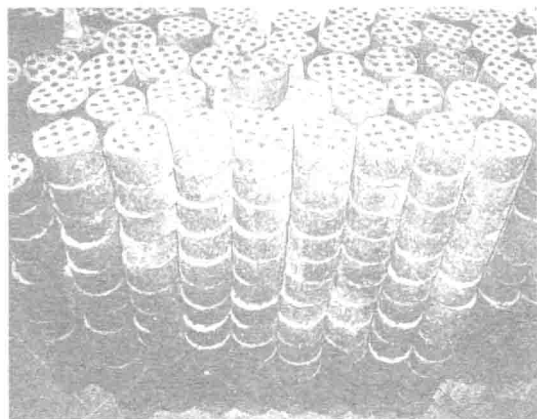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各类新媒体的发展和国外动漫的引进，小人书的地位逐步被取代，渐渐退出了市场。在书摊书店也很难再寻觅到小人书的踪迹，那些曾受宠于大众，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人书，已成了人们怀旧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5. 送蜂窝煤

蜂窝煤，对于现在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也许已是个陌生词。但在没有使用煤气、天然气的年代，绝大多数家庭做饭、取暖用的都是方便实用的蜂窝煤。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随着城市人口增多，煤炭供需加大，出现了蜂窝煤供不应求的现象，还实行了按人口定量的票证供应。

那时，家家户户按月到定点煤店去买蜂窝煤。每到冬季，集中买蜂窝煤的人会更多。人们总会一大早就到煤店去排队，希望能买到晾晒干的蜂窝煤，因为它好燃烧。但由于冬季蜂窝煤需求量大，人们经常只能买到刚生产出时间不长的蜂窝煤，又湿又占分量，必须要自己晾一段时间才好用。所以一到冬天，大多居民楼的门口、楼道、院墙边都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晾晒的蜂窝煤。

一般只有上好的无烟煤，才适合做蜂窝煤。制作时首先要经过粉碎、



和黄泥、和水等工序，然后才能进行压型。和黄泥、和水都是有一定比例的，多了煤就不易点燃，少了煤又会松散。模具是一个内有 12 根圆钢条的上下压模，把煤装进去，盖好上压板，再用木锤一阵猛



打，压到一个刻度，去掉盖板，把蜂窝煤倒出来，就算做好了。

后来，有了压蜂窝煤的机器，蜂窝煤的制作速度大为提高，但一些大的煤核可能没有被粉碎就被压进了蜂窝煤里，导致打出质量不好的蜂窝煤。

蜂窝煤一般有一大一小两种规格。那时，一个小蜂窝煤的价格大约是几分钱，后来每只的售价也才几角钱，而且还负责送货上门。

当时做送煤工是一个既脏又累的活，他们总是在头一天就在煤厂把蜂窝煤装好，第二天一大早就拉着一千多斤重的煤车，往需要的店铺和人家送，据说送一块煤才挣几分钱。

记忆中还经常能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皮肤黝黑、脖子上挂着条毛巾、手戴一双漆黑的手套、弓着身子的壮小伙子，费力地拉着一辆装满蜂窝煤的三轮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近些年来，随着液化气灶、电磁炉等新家电的兴起，用煤的人越来越少，除了少数居民及一些中小饭店，大多城市里全都用上了电、气等清洁能源，家庭用煤更是少之又少，蜂窝煤的市场生意越来越淡，送煤工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送蜂窝煤的行当正在渐行渐远。